

忻州古称“秀容”，在山西省中北部，北倚长城，西隔黄河与陕西和内蒙古相望，东临太行山。所谓“秀容”，如果只从字面理解，秀丽的容颜，像是形容一个少女。有句话，文如其人，其实地名也如是，尤其古时，我想，一个地方被称作“秀容”，自然是有它讲究之处的。

这次来忻州才感觉到，果然如此。忻州还有一个别称，“忻”之外，还叫“欣”，欣欣的欣、欣喜的欣、欣欣向荣的欣。从字面看，也很吉祥。所以，来这样一个吉祥之地，心情自然也不言而喻。

想起《汾水长流》

到了忻州的宁武县，一心想的是寻访汾水源头。

这之前，先去万年冰洞看了一下。据说这个冰洞很神奇，在宁武县城西50公里处的春景洼村境内，海拔2300米。经中科院地质研究所洞穴专家考察，认为是形成于新生代第四纪冰川期，距今已有三百万年。它的神奇之处在于，哪怕是一年中，最热和最冷的月份，洞穴里也仍是冰的世界，须穿上厚厚的棉衣才能下去。专家曾为这个85米深的洞穴建了数值模型，发现它能如此，在于洞口的独特构造，冬天的冷风可以进入，而夏天的热风却进不去。专家推断，如果将洞口封闭，这个三百万年形成的冰穴，只需40年就会完全融化。

而更为神奇的是，就在这个冰洞不远处，还有一座“火山”。当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火山，而是深埋于地下的煤层，因多种因素造成的历时千年的一种自然现象。但即使如此，这样近在咫尺的冰火两重天，也堪称奇景。站在寒气凛冽的冰穴洞口，可以看到附近山上缭绕的青烟。

这次来宁武，终于有幸见到了汾河。汾河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在山西境内同样有着重要地位。它流经忻州、太原、吕梁、晋中和临汾等地。但这次才知道，它的源头，竟然就在忻州宁武县的东寨镇。

我第一次知道汾河，还是在读初中的时候。那时书很少，尤其长篇小说，看也不敢明着看，爱看小说的同学谁有了什么书，大家只在私下偷偷地传看。当时有一本叫《汾水长流》的长篇小说，具体情节已记不清了，好像说的是上世纪50年代初，搞农业社时因为遇到天灾而发生的一些故事，后来还拍成了电影，也叫《汾水长流》，是个黑白片。所以，我对这部小说的印象很深。直到后来，自己也写了小说，才知道，原来这部小说的作者胡正先生，是“山药蛋派”很重要的代表作家，也就从那时起，我知道了有一条叫汾水的河流，在山西。

我们这次来到汾河源头很幸运，赶上下雨。雨中的汾河源头就更有味道了。这里有一片清澈的水塘，而且有个奇特的名

字，在石壁上刻着四个大字“汾源灵沼”，旁边还有一个龙头雕像，从龙口中喷出一股清泉，据说终年流淌不绝。走在雨中，听着身边从山上流下的汾水哗哗作响，忽然像是“穿越”回当年，正捧着那本已经没有了书皮、且已卷了角儿的《汾水长流》，津津有味地读着……

这时，我想，这次来到这里，也算是致敬胡正先生吧。

揪心揪肝的“二人台”

忻州的河曲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站在黄河岸边远眺，左手是陕西省府谷县的大口渡，右手是内蒙古准格尔旗的大口渡。据当地人讲，每到清晨，这里的雄鸡叫一声，晋陕蒙三个省份的人都能听到。正

秀容散记

王松



因如此，这里也有着丰厚的文化土壤和深厚的文化积淀。

我来这里之前，已知道“二人台”这种地方小戏。由于一般是一丑一旦两个人表演，早在民间，也叫“双玩意儿”，但后来早已不再这样叫了。此前，我一直认为，这只是流行于内蒙古地区的一种地方剧种，这次来到河曲后才知道，原来这“二人台”是起源于河曲，生长于内蒙古，再后来才在晋北、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和河北张家口一带流传开来。

这次在河曲，见到一个叫王掌良的人。初见，就是一个肤色黝黑，年岁稍长，很平易，且有些谦和的中年人。他身材不高，也不壮，据介绍是河曲民歌“二人台”艺术团团长。听他自己一说，竟然已经72岁，看眼神、看精神，真的不像。我迅速看了一下他的个人介绍，才知道，他竟然是著名的“二人台”表演艺术家，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二人台”艺术团国家一级演员，山西省民歌协会的名誉主席，榆林市陕北“二人台”研究会名誉主席，中北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

他先为我们介绍了河曲“二人台”艺术团的发展现状，然后很自豪地说，现在，地方领导不仅重视，也很支持，要求一定要把这个极具地方特色的剧种发扬光大。接着，在大家的的要求下，他唱了一段正宗的河曲“二人台”。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二人台”。虽没有伴奏，但他一张嘴，一下就把人带进了他独特腔调的那种情境中。这时，

我才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剧种起源于这里，而一个如此的地方小戏，又为什么能在黄河两岸流传开来。这是一种情愫，一种悲喜，更是一种被黄河浸泡和淘洗出的性情。

告别王掌良，我隔着车窗窗外在峡谷中流淌的黄河，耳边仍在响着他那揪心揪肝的“二人台”……

西口古渡望西口

西口古渡在河曲县城的西端。站在黄河边朝对岸望去，右边是大口渡，左边是大口渡。据称，这个西口古渡再早叫西水口渡，历史可追溯到汉代，所以才称为“古渡”。古渡的跟前有一片小广场，仍然保留着一座禹王庙、一个古戏台和一个当年的牌楼。当地人介绍说，当年，走西口的人们来到这里，再回头朝家乡的方向望最后一眼，然后，就迈出了他们无可奈何又义无反顾的第一步。可以想象，已经上千年了，在这个渡口，曾经演绎了多少凄美又悲怆的故事。这时，我又想起了王掌良的“二人台”……

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这里都要举行盛大的“西口河灯会”。届时，会有一系列隆重的仪式，禹王庙的古戏台还要唱三天戏，所以不仅吸引了两岸三省的民众，也有很多慕名赶来的外地游客。放河灯最早源于孟兰盆

会的“照冥荷花灯”，有超度亡灵的意味。当年这里地瘠民贫，且灾祸不断，正如当地流传的一句俚语：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但有多少走西口的男人，从此一去不复返。更有黄河上被称为“河路汉”的船工，常年在变幻莫测的黄河上谋生，死难者无数。据明万历年间的《河曲县志》记载：“弘治十三年，知县李邦彦率众祭奠大禹，放河灯。”而在人们的心里，其实祭奠的更是他们那些再也不能回来的亲人。

很遗憾，这次来西口古渡，只差几天，没能赶上这个灯会。但这次来，我还知道了一件事，当年从这里走出去的人们，不仅拉开了近代河套地区农垦开发的序幕，也创造了一个个辉煌的晋商传奇。当地人介绍说，这里当年也是商贾云集的繁华之地，东来西去，南来北往，从广场上的戏台和那座牌楼，就可以想象出当年的景象。

旧志载，在这里还曾发生过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汉桓帝时，有大贾资金行至此死，津长埋之。其子寻父至此，津长悉以金还之。帝闻之曰：君子也，遂名“君子津”。

可见，这西口古渡的人有情有义有君子之风，也是有历史的。晚上吃饭时，作家葛水平还为大家唱了一曲《走西口》……

2024年8月16日

写毕于曦庐

本版题图 张宇尘

邓稼先

戈壁滩很旧了。旧到时间失去作用记忆之悲。如远古只摆渡荒凉

你，疑似戈壁滩久等的人那采集火种的影子落满风沙的刺痛一个、一群通宵未眠者，隐姓埋名

执念很深。非要用体内暴风雨撞击的闪电经手光阴。唤醒的时间以尖锐，以饱满，以血性

聚焦。1964年10月16日的一声惊爆所生成的故事都很炽热以至于人们丰富了对夸父的想象

还有Y君，在上海机场读着你的信泪流满面苍天茫茫，校正了彼此同途的方向注：彼此同途，系杨振宁先生语。

潘建伟

终于找到那把开启神秘王国的密钥——量子纠缠，让此岸与彼岸不再陌现实与未来不再遥远在通往时空的高速公路上天地大彻大悟无法界定的许多事物有了谜底最宏伟的气象是当梦醒的墨子巡天时一条巨龙从九重算术里腾飞与星辰大海对话

钱学森弹道

怎么看，都像闪电的影子曲线的飘忽成谜。打开天窗我隐隐听到桃花源里的丝弦

或许，美从来不止一种定义大美于风，你更注重家国的色彩一种五千年的蜕变

而那些惊恐的人假寐在旧梦里镂空的心半零落竟找不到要敲的门

感谢并不存在的神谕，冥冥中

远方的探照灯（组诗）

乔富源



星月有形。洪荒碰撞的亘古之谜蓝色记忆的悬浮者

重新回到数星星的童年一种从未提及的遥远接近我

是谁发出隐秘的呼唤，飞天的渡口有人锻造一艘船

银河流云依旧是梦中风景，指指阴阳五行我是巡天的王

长路漫漫，我要唱一首悲悯之歌赋予毁灭者以毁灭的光芒

当故乡的花盛开在深空花园母亲，我执一匹白马等你

一个写诗人的自白

像一枚落单的物种，通宵未眠的孤独者与青灯心照不宣

某些汉字用旧了，梦想点亮天色的心折翅于镜中，飞翔不再提及

失去想象力的宠物成为自己的影子电闪雷鸣中握不住一辆发光的剑

夜深沉，有灯花爆裂。明灭的天空谁会敲响未来的钟

我内心的力量似乎醒来蔚蓝深处，一只白鹭在盘旋

感谢并不存在的神谕，冥冥中

我看见执意要见的青山

秋天之重

他老了，生命燃起的白色火焰像远方的探照灯格调苍茫。丛生的杂草恰似十月纷飞的哲学野火蓄势待发细雨中，几只蚂蚁忙来忙去丈量未来生活的艰辛遍野的稼禾在转世途中，农夫多带了一把镰刀风渐寒。或许只是演奏最后一首情歌比贝多芬《命运交响曲》更深沉看来，秋之重并非虚空即便是枝头红叶也落地有声我的诗已抵近重阳，喜欢和山上的白桦林一起晒太阳间或，擦拭那片蓝，秋韵孤迥

病中吟

关上灯，拉开窗帘将月光请进来一个渡劫的人端坐在黑白之间默默擦拭时间的碑文低吟：苍天对我不薄

他深信，这是属于自己的逻辑和理由星辰大海是内心的事从未辜负过山水的远行者不会走到绝路上，而是在鹅毛大雪的溃退中坐守烟雨江南

梦寄

夏夜蝉鸣，如古刹经声走过市井的上空

翻来覆去的梦，为某个目标经手光阴宝马车里的哭声成为遗物

有淡黄色的槐香浸入——这六月的花王善解人意

月光一如既往地清醒以历史的情怀铺陈出透明的背景

疼痛的人不再蒙眬他看到自己真实的影子

生活的原浆如此美好他匍匐下去，吻到了净土

文艺周刊

第二九九一期

按照流行说法，时下所谓“60后”不外乎两方面，其一是指在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其二是指在本世纪20年代先后进入六十岁的人。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是名副其实的“60后”；加之，今年正好六十岁，又是另一种意义上的“60后”。上世纪20年代，是西方社会的“咆哮年代”，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是否又处在一个咆哮年代，各种说法见仁见智，不能统一，站在东方遥望西方，我一个“60后”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据说，最近几年正处在“60后”陆续退休的峰值，那么，我可以算是时代洪流中一朵小小的浪花吧。

中国文化对于人生不同阶段都郑重其事，每每在一些重要的年龄节点，甚而可以做到在定量基础上更有定性分析，将价值理想和谆谆教诲灌注其中，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譬如说，二十弱冠，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等等，在每个年龄段都有一个简要醒目的标志性要求，可谓一种笃定而现实的生命状态。记得我在五十岁时所言，经过长长一段的少不更事，而在而立之年则一切未立，在不惑之年亦不惑，而且相反是充满大大的疑惑和不解，一直以来都没有活明白，稀里糊涂大半辈子就过去了，所以说是未知天命，更确切地说是天知我命。如今又是十年过去，已然行年六十，也未达到完全耳顺的境界，而是耳有所顺、有所不惑，有时仍然不免面红心热，遇有不平之事，也有压不住的冲动，但总的趋势和基本状态，是朝着耳顺、淡泊、不惊心的方向而去的。今年六十岁的我，对人、对世界的一些真相和道理方始有所领悟，多年工作操练不辍也稍感得心应手，如今赶上退休离职，可谓完美诠释了人类漫长的成熟史，或曰不成熟的一面，且献上身为前浪的一些感悟和喟叹，再投身到全新而未知的退休生活中去。

对大部分的普通人来说，六十岁正是要退休的年龄。中国传统有十二生肖属相，在十二年的轮回中，每个人都会遇上自己的本命年，在总共经历五个本命年之后，就是被称为“花甲之年”的六十岁。在中国传统文化认知中，一个人活过六十岁，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生阶段，也是长寿和智慧的象征。大部分人在退休之年，都会遇上本命年，中国人对本命年往往有所禁忌，关于这一年有很多讲究，乃是基于普通人的爱生护生，说到底还是对生命的敬畏。人们对重要的事物或目标，对心中所向往之物，常会有各种各样的禁忌，因而生发出敬畏，又敬又畏，其实总是有爱有怕。以庆生而论，禁忌和讲究千差万别。譬如，过生日与贺寿辰不同，还有“三不过”“四不过”“过九不过十”等说法，终究体现了一些不同地域的人群，他们基于不同文化而表现出的不同的人生态度。

终于，退休与本命年不期而遇，让人油然而生“时也，运也，命也”的感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个人命运的隐喻含义，又凸显了职业生涯在终结之时，所带有的些许感叹意味。值此人生重大转折关头，对过往人生加以盘点和反思，对今后人生之路作出展望和规划，并非一切过往皆可一笔勾销，未来也不

可在向死而生的消极等待中，浑浑噩噩地度过。

南宋陆游《六十吟》诗云：“人生久矣无百年，六七十已为寿。”从前是人活七十古来稀，活过六十岁已堪称寿老人了。随着生活和水平的提高，人的平均寿命延长很多，高龄界线不断突破，百岁老人也不鲜见，情况已颇为不同了。改革开放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面对普遍的物质匮乏，人们背负着很大的生存压力，表现在面容上衰老也快，六十岁上下的人，已极老态毕现，看上去就是一位老人。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持续建设，社会富裕程度大为提高，生活条件日益改善，人们更加注意身体健康与

六十岁的我

康健



保健，较之从前在面容上可看出差别，如今六十岁的人在普遍要显得年轻。拿四五十年前的照片，跟现在新时代相比，以前的人更显苍老一些。不过，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以前人们的面容上看似饱经风霜，但心思单纯，心理年轻，完全不似现在的人，虽然生存压力不是很大，但各种内卷在社会蔓延，竞争压力日益加剧，看着面容还算年轻，内心却已疲惫衰老，有点儿“少年老成”的意思。面貌的苍老与内心的疲惫，足可以作为观察不同时代的一个比较社会学课题。

六十岁之前，特别是还年轻时，经常会为工作重要，还是生活重要而争论不休，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个无解的问题，类似于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个问题如果再要表述得更为清晰一些，那就是：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还是生活是工作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在六十岁前无解，在六十岁后有解，而且答案明确而唯一：那就是工作和生活都重要，但每个阶段侧重不同，六十岁前以工作为主，六十岁后以生活为主。六十岁前，生活是工作的一部分；六十岁后，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以六十岁划界，这之前和之后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所以说，六十岁往后，人生的重心变了，工作变得可有可无，而生活则不可或缺。虽然生活一直都不曾离场，但在以前只是作为一个补充，工作始终是人生的基调主题，被置于意义和价值的中心，忙于工作，而疏于生活，于是产生了要工作也要兼顾生活，工作和生活之间要平衡之说。六十岁往后，人离开职场，不再靠从事一门职业来谋生，用职业收入来维持生计，而是从此以后彻底从职场转身，面向作为另一个主场的生活世界，置身于热气腾腾的家庭生活，生活来源主要要靠社会保障，领取社会保险金度

日，而与此同时，以往的职业生涯和工作经验，已经为今后的生活做好了全面准备。在此过程中，其间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工作到退休，作为个人主体而言，生活的主要场景转换，最终就是回归家庭，回归生活，回归自然。

然而，六十岁往后，虽然不可以是一个消极度日的人生过程，与生命氧化历程共沉浮，最终直抵生命之旅的大限；却也同样不能够走向“另一种消极”，采取当下习见的躺平或躺赢姿态，拘于个人一己之私和家庭家族本位，一味追求享受，实在不是一种合理可取和值得称道的人生态度。

生命在于运动，也在于积累和沉淀，更在于创造和奉献。生命之火不息，创造热力和活力犹在。六十岁的人，在既已退休也活了大半辈子之后，如果个人精力和能力方面行有余力，完全可以从自身条件出发，继续发挥个人的经验和专长，勉力所及为社会贡献智慧和力量，做一些有益身心、造福社会的好事，做一些添砖加瓦、增光溢彩的美事，又何乐而不为呢！

人生翻新页，幸福再起航。六十岁了，该退休了，该收山就收山，再不必恋栈图功名，何况前路漫漫，春秋鼎盛，何况经验丰富、智慧宝贵，可以继续发挥光和热，依然能体现人生价值和意义。《菜根谭》中有言：“日既暮而犹烟霞绚烂，岁将晚而更橙桔芳馨。”诚哉斯言，足以证之。

现实中，在接近退休时，一些人情绪低落甚乱如麻，设法延退者有之，“五九”现象也大有人在，更有一些人心有贪念，在职时频频伸手，退休后也不收手，有的栽倒在退休前，有的有更栽倒在退休后，不一而足，那可是真真迥异其趣了。

曾经站在过任何一个时点，奋力展开想象的翅膀，尽可能合理地想象一下，未来十年、二十年，这个世纪、下个世纪，今天的我、后来的我，结果竟然是难以想象、不可接受，总是觉得遥不可及，与自己不大相干，甚至在内心泛起莫名的乖谬和荒唐之感。如今，这些在当年不可想象的，却被自己用双脚丈量，并且一步步走过，当站在六十岁的山头上回望来路，不禁感叹一时恍惚，思绪万千。少年，你莫张狂！今日巍巍白头翁，昔年谁非少年郎？长者，你莫忧伤！你过往的奋斗，你无敌的荣耀，你今后大把的好日月，可是多少人欣羡的对象！

六十岁往后，就要更加自觉地顺应自然和历史规律，时常顾及自己的心力、精力和体力，不能一直那么玩命了，也不能总处于工作状态，该歇时就歇，该放下就放下。你不必盲目乐观，也不要无谓悲观，你不能过于消极以至于沉沦，也不可太积极而过于亢奋，唯有秉持那份“且徐行”“任平生”的苏东坡式潇洒，快意人生，乐活余年，才是人生应有的姿态和模样。

我生在上世纪60年代，这是第一个六；今年六十岁，这是第二个六；退休第一天，正是“六一”儿童节，这是第三个六。用童稚单纯和澄如水月的心态，过好今后的退休生活，保持这种年轻的心态和状态，是十分重要而且必要的。

听离乡的游子们讲乡愁，我曾经是不屑一顾的。我不理解离乡的他们为何总要装上一满瓶的乡土，塞满一背包的米仓茶和鸡枞菌，亦不明白归乡时的他们，为何总会连续好几天在老城桥头的早餐店里吃米粉和凉面。现在的我，与我那片温和的托着清梦的土地相隔千里，心理与身体的饥饿感告诉我，瓷碗里装着的不是米粉凉面酸菜稀饭，而是温温柔柔卷着乡愁的水，是松米山上低语婵娟的闪烁着的灯火。

我在南昌近乎度过了整个冬天。立冬时节，北风吹袭着寒意，跨过千山万水，准时与赣鄱大地的芸芸众生碰面。在北风的足迹里，冬日的面容逐渐清晰，白昼开始早眠，人与自然共寂。或许是因为南昌地形以平原为主的缘故，北风在这片大地上没有任何阻挡，完全展现了它的本性，无法捕捉的寒风不仅在人的脸颊上敲打，也在片片树叶的缝隙间呼啸，在冰冷的细雨里嘶吼。

变幻无常的天气，时而制造出春日的假象，时而又像是将人带去朔方，让人捉摸不透、猝不及防。就是南昌老表，也忍不住对南昌的天气无情吐槽，更不用说我这个外乡人了。现在想来，在故乡的近二十年的岁月里，能够正常过着四季轮替、冷热循环的生活，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南昌的暮云很美，赣鄱风水里蒸腾起的气息，自带着些南国水乡的柔情，抬头看夕阳晖勾勒的浮云，像伸出一双无形的手牵着我的乡心，带着我飘向那座山川北小城。

故乡的一切都跟南昌不尽相同，最是难忘的，便是故乡规律的时令。何时该耕耘，何时应肥土，何时又该穿厚衣，何时又该游山除百病，照着祖先留下来的文字或俗语，总能遇上与之对应的天气，且绝不会凭空来一场暴雨或雪霜。位居秦岭以南的故乡，承蒙秦岭的庇佑，就是冬天也感受不到刺骨的冰寒，雨季里也时常来一场阳光的洒布，就在这山间田野，乡亲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来到赣鄱后，我愈发想念奶奶亲手做的抄手饺子、小米排骨、蒸烧白、香肠、长条酥肉以及酸菜。小高时，每次月假回家，我最喜欢在厨房里看奶奶做菜，她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腰杆挺得直直的，从不让人觉着她已是花甲之年，手下那么几团几弄，一个金黄的苞谷馍馍就做好了，又香又甜，可切片爆炒，亦可就水下咽。我总能第一个吃上最新出炉的馍馍，然后再提上一簋苞谷馍馍，给这边的邻居起婆婆家拿几个，再给那边独居的严爷爷送几个。有人说，距离和时间可以磨去对某物某景的思念，但离乡之后对食物的那种饥饿感，却无法从我的身体里消失。我在外乡吃的每一口饭菜，每一次咀嚼，都无法与这

种饥饿感和解，似乎只有归乡才能将这样的感觉释怀。

对家乡之景的思念亦是如此。大学校园里的银杏在我的家乡是少见人种的，乡亲们好像对每一种植物都有同等的喜爱，很难说我的家乡最常见的植物是什么。从小到大，我都依偎在青林山的怀抱里生活，抬头便是山里的风物，随季节更替，青山山好似变着戏法逗孩子们开心。开春季节，山梗便抽出连绵的褐色树叶，在和煦的微风里摇曳，绽开着绚烂的花朵，待樱花雨飘落之时，纷纷扬扬的花瓣带着芬芳落下来，点缀着房前屋后，乘着风波起舞。及至仲夏，山便又换上一袭绿袍，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蝉声四起，万物活跃，但搭配捧着银河的星空，却又显得寂静。时节换到金秋，青林山上边是收获的风景，远看山顶的谷子从密挺立，宛如腰间的怒发。这时候，细看山腰间，几个肩着犁的人缓缓而下，在蓝天金山的背景下，成就了一幅剪影，如果不是山的存在，俨然便是诗画中的江南。等到了冬天，抬头看着青林山，又是另一番景色，若遇上下雪，就在院子里生一盆炭火，埋两个红薯在灰堆里，约莫一两刻钟后，便可享受滚烫香热的甜味，手里捧着喷香的红薯，看白雪慢慢飘

落，给青林山盖上一层被子，可以一直坐到傍晚时分。这时，山腰公路的路灯亮起，宛如一条游龙，金黄璀璨，拓出别样的暮色天空，守候披荆斩棘的归家人。我守着青林山的四季更替，青林山也守着我的成长，寒来暑往，枯荣明灭，生生不息。

南昌又下起了雨，雨絮伴着人声的嘈杂，悄然落地。坐在落地窗前，看窗外的人流熙熙攘攘，看眼前的灯火明明暗暗，人们的脸上挂着不一样的表情——悲喜交织失落郁闷，但他们的一切与我并无关联，窗外走过的每一个人，于我而言都是不会再见的陌生人。南昌很大，却没有一处地方能让我尽情释放思乡之情。我想要努力睁开蒙眬的眼睛，却又沉浸在故乡的映象里，窗外的树木在风中摇曳，条条雨丝毫不留情地拍打着窗子。

我想起作家李娟在《我的阿勒泰》中写下的话：“我不是一个没有来历的人，我走到今天，似乎是我的祖先在使用我的双脚走到今天。”我确是一个有来历的人，离乡的游子走得再远，根还在那座小城。这么多年的成长，终于可就水咽。我总能第一个吃上最新出炉的馍馍，然后再提上一簋苞谷馍馍，给这边的邻居起婆婆家拿几个，再给那边独居的严爷爷送几个。有人说，距离和时间可以磨去对某物某景的思念，但离乡之后对食物的那种饥饿感，却无法从我的身体里消失。我在外乡吃的每一口饭菜，每一次咀嚼，都无法与这



青春园地

本专栏面向全国高校在校生投稿邮箱 wyzkzhuannan@sina.com

我为你动情，我为你泪下，我的小城。（作者系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大四学生）